



邾国原本手里有不少好牌,却没有把握住机遇,在由和平到战争的二百多年中,总是败多胜少。励精图治的邾文公迁都峰山脚下,原本指望子孙能东山再起,光复故土,可没想到,此后的国君们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,除了沉迷酒色,再也没有一登“邾鲁第一峰”的志气。没输给敌人,先败给了自己,邾国的教训值得深思。

【刊前絮语】

卜迁于峰

徐静

看到过这样一个比喻,说西周初期的各诸侯国像一群大一新生,一部分通过了高考——歧周代商之后仍存在的各个方国;一部分学生通过关系——西周王朝分封成为新的诸侯国。“山东古国系列”今天讲述的邾国,就是这个班上拿了一手好牌却没打好的“问题学生”。

看过《不挣气的邾国:没输给敌人,先败给了自己》这篇文章,知晓了邾悼公、邾庄公的荒淫无道,邾隐公的“乐不思蜀”,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代明君邾文公卜迁于峰的故事:尽管有“利于民而不利子君”的占卜结果,邾文公却认为迁都“苟利于民,孤之利也。天生民而树之君,以利之也。民既利矣,孤必与焉”,如果迁都对民众有利,就是吉利!最终邾国的国都还是迁到了峰山脚下。《说文》有“夷俗仁,仁者寿,有君子不死之国”的说法,尽管邾国与鲁国的关系长期处于对立状态,但两国地理接近,在文化上彼此影响,“邾鲁文化”的基本特征是崇尚仁德。从邾文公的这段话中,可以清楚地看到邾鲁文化中的“民本”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的精神。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,邾地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。

“古村记忆”栏目今天介绍的是胶东村落文登营村,一个“营”字,牵出了明朝营兵制的来龙去脉,也表明了这个村落作为海防重镇的地位。一个有着113个姓氏的村落,自然是五湖四海的移民聚居地,尽管在建立之初只是为了抗倭设防的军事目的,可经过几百年的岁月变迁,这个村落已经生出了属于自己的根脉,热血沙场的将士后裔成了同耕同作的村民,他们在过上平静安逸生活的同时,不忘收集起一把把曾深埋泥土的刀枪与剑戟,自建了一处只有百十平方米的小型博物馆。

在这片齐鲁大地上,如果不是生于斯长于斯,你真不知道行走脚下的土地几百年前曾发生过什么,就如作者宋增芬在去过曾竖立着“五世进士、父子翰林”石牌坊的公家万村时,除了感慨当年同为明朝翰林院编修的公家臣、公廩父子的显赫与荣耀,还发现许多人爱到这个村子的庄稼地里去寻宝。一个陶罐,几片筒瓦,初听时感觉太夸张,而当作者真就找到了几块色泽和花纹不同的瓦片时,她不禁感慨而好奇,遥想当年,这里应是一片繁荣景象,眼前这些,又是谁家屋顶的瓦?是谁墙头的砖?哪一片才是公氏族人所有的?读来让人感到一种乡情,一缕温馨。



【山东古国系列之六】

没输给敌人,先败给了自己 不挣气的邾国:

本报记者 张九龙

鲁邾交兵 断断续续二百多年

山东被称作“孔孟之乡”,孔子故里是曲阜,孟子故里是邹城,别看两家相距不到三十公里,却分属于两个国家。孔子是鲁国人,而孟子的老家属于邾国,因此邾国也叫邹国。

邾国的身世不太光鲜,本属黄帝之孙顛项(zhuan xu)的后裔,身上却流着西北少数民族的血液,又长期生活在东夷人的圈子里,文化礼仪都是东夷范儿,自己渐渐成了东夷人,被中原人所排斥。

到了西周,因为身世不清白,邾国时而成成为统战对象,时而又成为被打压的对象。周武王封了邾国地,却没有给国君名分,让邾国在诸侯面前矮了半截;又将邾国划为鲁国的附庸国,更让其心有不甘。好在谨记“天下共主”的教诲,邾国一直不敢造次,西周那270多年,与鲁国相处融洽。

可从春秋初年开始,周王式微,邾国与鲁国两强相邻,和平成了奢望。此时的邾国,实力仅次于齐、鲁,与莒相当,今天邹城的全境和周边的济宁、金乡、滕州、兖州、费县的部分地区都在它的囊中。但强中更有强中手,极力扩张的鲁国怎会放过身边这块肥肉,经常以“伐夷”的借口加兵于邾,仅《左传》记载,鲁国对邾国的入侵就达十几次之多,先后夺取了邾国大量的土地。

“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鞋”,恃强凌弱的鲁国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。公元前639年,邾国灭了须句国,须句国君流亡到鲁国。巧的是,鲁僖公母亲的娘家是须句的,此仇岂能不报,于是第二年鲁国出兵伐邾,夺取须句,帮须句国君复国。

半路杀出个程咬金,一代明君邾文公怎咽得下这口恶气,于是孤注一掷,出兵伐鲁。自负的鲁僖公看不起邾国,竟然“不设备而御之”。大夫臧文仲劝谏说:“国无小,不可易也。无备,虽众,不可恃也。”希望僖公不要轻敌,认真做好战备,但鲁僖公全当成了耳边风。两军交战于升陞,鲁国大败,连僖公的头盔也成了邾军的战利品,被悬挂在城门之上,须句又被邾国所灭。

“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”,升陞一战,邾国自己也是损失惨重。按照礼制,大夫、士行军死在路上,应当用车绥招魂,但因为升陞一战死者太多,车绥不够用的,而军中箭矢很多,所以不得不用箭矢来代替招魂。

国都三迁 最终定址峰山脚下

俗话说:“君子报仇,十年不晚。”公元前627年,为报升陞一役之仇,鲁国重兵压境征伐邾国,不多久就攻陷了邾国国都訾娄,也就是如今邹城凤凰山下大律村一带。凤凰山当时叫峰山,有“邾鲁第一峰”之称,邾国的先人已在此生活四百多年。

都城陷落后,邾国贵族仓促逃亡,几经辗转,暂时迁都到邾瑕。邾瑕四面开阔,无险可守,虽然土地肥沃,但是面对周围宋鲁卫诸国的虎视眈眈,显然这里不宜久留。

在邾瑕漂泊了十多年,邾文公身体状况每况愈下,年老多病的他深知回到旧都无望,邾瑕又不是用兵之地,决心在有生之年迁都,修建一座坚固的城池,进退有据,以便让子孙等待时机光复故土。

他效法祖先选择城址,几经思量,最终将新都定在今天峰山的脚下。这座山和凤凰山一样,是邾国当时所辖山峦中最高最大的,为了让子孙不忘故都,铭记国耻,他告诫臣僚和公族新都仍用旧都地名“绎”,后来演化为“峰”,这就是峰山的来历。

然而,好事多磨。公元前614年,邾文公就迁都峰山之阳一事卜问于天时,却得到了“利于民而不利子君”的结论,大臣们纷纷据此上书劝谏不要迁都。邾文公不以为然,他说:“迁都对百姓有利就足够了。上天树立了君,就是为了替民谋利,百姓能得利,我就该支持。至于我的生命长短,那是天意,如果迁都有利于民,就迁吧。”邾文公毅然将国都由訾娄迁至峰山之阳,但也许是巧合,第二年,在位长达52年的邾文公病逝,时人纷纷赞誉他的贤良。

今天我们要看到的邾国故城,位于山东邹城纪王城村周围,北枕峰山,南依廓山,易于防守,源于峰山的金水河自东向西穿过故城,适合农业发展。故城遗址总面积约9平方公里,是座不小的都邑。文公定都后,极大地缓解了战乱威胁,邾国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,此后三百多年间,再未迁都。

荒淫无道 国破后宗庙迁湖北

失败对于成功者而言是财富,而对于失败者而言,永远是失败。春秋后期,败多胜少的邾国渐渐失去往昔的意气风发,

失意的邾国国君开始纵情于酒色,统治日渐腐朽昏庸,“糊涂指数”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,早把文公的期许抛到九霄云外。

先是邾悼公在位时,国内掀起了百姓移民潮和臣叛逃潮。大夫庶其投奔了鲁国,并把邾国的漆和间丘两地作为进献礼交给鲁国,时隔一年,大夫界我又叛邾奔鲁。与此同时,举家搬迁的百姓不可胜数。能把大家逼得背井离乡,想必悼公也是“极品”。

随后,邾悼公的儿子邾庄公更是生得荒唐,死得窝囊。一天晚上,邾庄公和大夫夷射姑饮酒,夷射姑起身解手时,看门人问他讨肉吃,可醉醺醺的夷射姑不但不给肉,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,敲人家的脑袋,不料此举间接断送了庄公的性命。

第二天,怀恨在心的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,邾庄公从房间里出来,看见门庭是湿的,问怎么回事,看门人说是夷射姑撒的尿。一听这话,“洁癖症患者”邾庄公急得直跳脚,不留神摔到火盆上,烫得不轻,后因伤口溃烂而死。死后,这位不消停的邾庄公用五辆车陪葬也就罢了,居然还用五个活人殉葬,这放在当时也算出格的。

子承父业,邾庄公的儿子邾隐公同样荒淫无道。公元前488年,鲁国伐邾,鲁军已攻至郛门,隐公仍然在享用乐舞,结果被俘。后隐公被放回,仍不思悔改,又被吴王拘禁。邾隐公后在鲁、齐、越国之间流亡,最后在越国的帮助下回国复位。因其无道,又为越国所拘禁,死在国外。

再后来,与孟子同时代的邾穆公主政。穆公接手这烂摊子时,每逢灾荒之年,年老体弱者被抛尸于荒野,数千名年轻力壮者逃往鲁国,而国家的仓库中却装满了粮食财宝,官吏中饱私囊,欺上瞒下,令人发指。“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”,在一次战役中,长官战死了三十三个,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人为国死难,眼睁睁地看着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。

好在邾穆公是位明君,听了孟子的劝,实行仁政,出现了“路不拾遗,臣下顺从”的局面。可这只是昙花一现,邾穆公死后,他的努力也都化为烟云,随他而去,后面的国君又走上了胡闹的老路。

公元前256年,楚考烈王北伐灭鲁,顺势将邾国也给灭了。楚人还算厚道,灭国不绝祀,将邾国王室成员和贵族迁到了湖北黄冈的邾城,过上了“圈养”的生活。